

XRD

张干城 谭评
子 初 译

重庆出版社

血染的墓志铭



MZM

〔日〕山本惠三 著





血染的墓志铭

〔日〕山本惠三 著 张千城 谭评 子初 译

鲜血の墓碑铭

本书根据日本广济堂1985年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 余琳

封面设计 王晓珊 周宗凯

技术设计 寇小平

[日]山本惠三 著 张干城、谭评、子初 译

血染的墓志铭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52 千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6-1133-1/I·203

定价: 3.10元

目 录

第一章	禽兽恶魔.....	(1)
第二章	神秘杀手.....	(29)
第三章	暗中佣兵.....	(57)
第四章	夜探山庄.....	(81)
第五章	复仇火焰.....	(109)
第六章	心中之敌.....	(134)
第七章	爱憎空白.....	(153)
第八章	潜入虎穴.....	(168)
第九章	心经遗书.....	(192)
第十章	决斗获胜.....	(219)

东京都町田市成瀬的高级住宅区是近几年里飞速发展起来的地方。若按一户占地165平方米计算，价格超过3.5千万日元。这可是一般靠工资收入维持生计的家庭所能承受的最高价格了。

濑户美穗子的家就在那片住宅区的尽头处。当时，从不动产公司购买这所住宅时，公司的人曾吹嘘说，从这里步行到车站顶多只需15分钟，但实际上女人却要用20分钟。尽管如此，美穗子还是觉得相当满意了。

在此之前，美穗子和丈夫住在盛冈一所公寓的两间小屋里。那时的情景就像是在一个很大的混凝土箱子里，只有很小一个角落是属于自己的。现在他们总算有了自己的住宅，再不会有人来干涉养猫，或者唠叨厕所的水流了一夜之类的事了。住宅不再是用冰冷的混凝土，而是用木头建造而成。搬到这儿来之后，美穗子才第一次体会到，树木的苦香及柔和的线条竟能使人变得无比的善良。以前住混凝土大楼时，不论是自己还是邻居，彼此态度都是冷冰冰的，而住木房子的

人，一走进屋就立刻被那种柔和的气氛溶化了。她发现家庭环境跟人的心境是密切相关的。

美穗子中饭简单地吃了点面包夹火腿蛋和咖啡，然后坐在沙发上。从送走丈夫去公司到她打扫完房间，屋里都一直充满了阳光。尽管现在太阳只照在窗台上，热量还是不断地涌进室内，使屋里暖洋洋的。

美穗子闭上眼睛。她放松手脚，用右手在腹部外面的西服上抚摸着，她已经怀孕5个月了。仿佛是在回答美穗子的爱抚，肚子里的孩子动了一下。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女人的真正幸福吗？”

这可是结婚10年来的第一次怀孕。她和丈夫对能否有孩子早已经死心了。当意外地发现美穗子怀孕后，夫妇俩欣喜若狂，赶紧做了红米饭送给邻居各家。

美穗子的丈夫是北日本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该公司的总部设在岩手县的盛冈市。这个公司在制作激光等光电子仪器和陶瓷类理科仪器等方面，其技术不仅在日本，在世界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但是，12年前当美穗子同丈夫政昭在家乡盛冈相识并结婚的时候，北日本电子工业公司不过是一个只有5位职员的小企业，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

每当出现了发不起工资的情况，美穗子常常溜进当铺。这样的公司之所以能够迅速发迹，全是因为政昭发明了一种新型陶瓷电器产品。

随着公司的急速发展，公司在东京设立了事务所，政昭

兼任该事务所的所长。他现在每星期在盛冈的总公司上3天班，另外4天则在事务所。成瀬的新居，是政昭为了满足美穗子想在东京生活的愿望，从公司里借钱购买的。肚子里的小家伙也好像早就盼着能迁到新居，刚搬家美穗子就怀孕了。

唯一的解释是：精神安定促成了受孕。

美穗子对一切都感到满足。

“但愿能永远这样幸福下去！”

当美穗子独自一人在家打发时光时，就在心里这样祈祷着。

大门口的电铃响了。美穗子像是被从睡梦中惊醒似地从椅子上站起，快步朝门口走去。

“是哪位呀？”

她首先问道。她想，会不会又是来推销什么东西的。如果是来卖东西的，她就准备不开门，将他们打发走。

“我们是车站电器商店的。”

“电器商店的？！我好像不记得我们家托过你们什么事。”

“是您先生委托的。”

“可我丈夫昨天就去盛冈出差了，要明天才能回来呀。”

“是您丈夫临出差前到敝店来，说要换个新电视机，因当时我们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才送来。”

“这……是真的吗？我一点也没有听他说过，太对不起你们了。”

美穗子说着打开门。3个穿着灰里吧叽的工作服的男人站在门口，停车门廊处放着一个大纸箱，一辆小货车停在旁边。

“大概是为了让太太您大吃一惊，才故意不告诉的吧。真是位好丈夫呀。”

其中一位脸和肩都成正方形的男人，嘲笑似地盯着美穗子。他们不像是搞电器生意的，倒像是几位摔跤选手。

“这种事……我丈夫总是说什么也不说，就自作主张了。”

美穗子感到脸被那个男人看得有点发红了。她心里生出一种被人瞧见了自已的光身子一样的羞耻感。

“那就先把电视机放在这里吧。”

美穗子为了摆脱那人粘乎乎的视线，转身朝客厅走去。

“您丈夫叮嘱我们，一定把电视机放在卧室。他说可以和太太您边睡觉，边看电视。”

“那……要是我丈夫……”

美穗子觉得正方形男人的话里有种说不出的下流味道，就像是自己同丈夫做爱被人偷看了似的，感到浑身都在发烧。这个男人像个轻薄之徒，但又没有轻薄之徒那么油腻腻的感觉，而是显得非常冷酷。

“卧室在哪儿？”

轻薄男子催促美穗子道。另外两人抬着电视机箱子。

“在这边。”

美穗子领着他们向尽头处的卧室走去。美穗子本不想让这帮陌生人进入只属于自己和丈夫的世界，她想先将电视机搁在客厅里，等丈夫回来之后再慢慢抬到卧室去，可那男的刚才的话却分明是不容分辩的。

“嗨，真是一间让人神魂颠倒的房间啊。在这儿一想起您丈夫，肯定是很甜蜜的吧？”

那位轻薄男子一走进卧室，便坐到床上放着的垫子上。

“别开玩笑，请把电视机放下就到客厅去，好吗？”

听到那帮人的无耻之言，美穗子的脸上立刻露出愠色。

“那可不行呀，太太。我们必须拿到收据才能回去。”

轻薄男子对美穗子的抗议之词根本不予理睬，反而躺到床上去。

“收据等到客厅去我再交给你们。”

美穗子站在门口，催促那帮人赶快离开卧室。

“可我们的收据就在这儿。”

轻薄男子抚摸着床冷笑道。

“你是什么意思？”

美穗子看出，在他们的眼里分明燃烧着欲望的火焰。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恐怕不是电器商店的吧？”

美穗子突然意识到，搬一台电视机根本用不着来3个大汉，她打开那个大纸箱，里面没有电视机。

“嗨嗨，终于发现上当了。”

“喂，把她带过来！”

轻薄男子向另外两位命令道。美穗子立刻感到危险降临，连忙夺路便逃。

“你乖乖地回来吧。”

美穗子刚跑出两三步，便被抓住颈后的头发，扯倒在地。她连脚都没来得及抬，便被拖进卧室。

“去那柜子里找根带子出来，把她捆到床上。”

轻薄男子命令道。卧室里顿时充满了杀气。其中一位大汉从柜子里找出美穗子的腰带。

“好，捆上吧！”

“救命……”

美穗子惨叫道。但惨叫声嘎然止住了。她的脸刚向后转了一半，便被狠狠地抽了一耳光。

“我们不会杀你，你不要乱动。”

轻薄男子眼里透出残忍的光来。美穗子感觉这才是他的庐山真面目。

美穗子因为害怕只得闭上嘴。她不知道这帮人究竟想干什么。

“躺到床上去！”

轻薄男子命令道。美穗子就像是被蛇盯住的青蛙一样，听话地上了床。

“脸朝上躺着！”

美穗子仰面躺下。

“把两只手举起来！”

美穗子不敢违抗命令，将两手举了起来。

她的两只手腕被腰带捆住，分别被固定在床头的两根柱子上，使身体不能动弹。

“把脚也捆上！”

轻薄男子极其冷酷地下令道。

美穗子的两只脚腕子也被捆上，被固定在床的另外两根柱子上。

“求求你们了！要是钱的话，我马上就给你们，求你们不要这样！”

美穗子苦苦地哀求道，但这丝毫不能阻止住他们的行动。她就像一只躺在实验台上的青蛙一样，两手、两脚被捆绑在床的四根支柱上。

“张开嘴！”

轻薄男子用手卡住美穗子的两颊，使劲一挤，美穗子痛得赶紧将嘴张开。一块像是早就准备好的布团塞进她的嘴里。一股汗臭味儿，大概是男人的手绢。

“很好。松，你先上！”

轻薄男子命令道。个头最矮的一位男人爬上床。这男人的身体又粗又短，相比之下手脚显得很长，跟螃蟹似的。这个叫松的男人开始解美穗子外套的钮扣。

“你……你要干什么？”

美穗子使劲叫道。她扭动身体，想躲避那个男人的手。但她的身体能摆动的幅度很小，嘴里又被塞进了东西，说的话含混不清，只发出一点怪声。小个子迅速扒光了美穗子的外衣，然后，从怀里掏出刀子，割开了美穗子的胸罩和内

裤……

轻薄男子从梳妆台前拿过一个小凳子，放到床上，坐下。

“真他妈好看呀！这才是真正的玉体啊。”

“喂，松，你发什么呆？还不快干！”

“是，这就干。”

松开始解长裤的皮带。

“不！！求求你，别这样！”

美穗子知道自己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在咽喉深处拼命叫喊着，并使劲将眼睛闭上。

“你要是不听话，不给我好好看着，我就把你的眼珠挖出来。”

留掏出一把短刀，将刀尖放在美穗子的眼角。美穗子使劲睁开眼睛，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为何要让我的双眼目睹这残忍的一切啊？！”

美穗子只能在心里叩问苍天。她还未能从刚才幸福的憧憬中醒悟过来，她真盼望眼前这一切是一场梦啊。她祈祷：如果这是一场恶梦，就赶快让它结束吧！

轻薄男子突然发话了。

“你小子可以了，你的前期工作到此为止，快下床去！”

他凶狠地将松推下床，自己爬上去。

“将准备的东​​西拿出来！”

轻薄男子向留下令道。留打开装电视机的箱子，取出一

架照相机。轻薄男子赤裸着下身，骑到美穗子身上。

留则端着照相机，转着圈儿在轻薄男子和美穗子周围，淋漓尽致地拍下这一番情景。

岩手县盛冈市郊外，在早池峰山麓的灌木林中，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小卡车。

“出击！开始全面反攻！”

一个高亢的声音突然响起。

灌木林里随即传出机枪的扫射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从灌木林的草丛中站起6个身着迷彩服的男子，他们端起机枪，朝着一片开阔地扣动了扳机。

“啊！”

“快跑吧！”

开阔地上响起一阵嚎叫声。一群同样穿着迷彩服的男子纷纷从地上爬起逃窜，他们躲进一个陶罐堆。反面追击的男人始终扫射不止。躲藏在陶罐堆里的男人们继续夺路而逃，但刚跑出五六米，便被纷纷击中，倒在撒满落叶的地面上。四周顿时变得寂静无声了。

“很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今天的演习非常逼真。”

刚才追击的几位男人一齐鼓起掌来。

“喂，大伙儿吃午饭吧！”

手臂上戴着队长标志的男人吹起哨子。

一个个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从灌木林中、战壕中和草丛中钻出来，大约有十二三个人。

他们汇聚到队长身旁，然后坐在汽车边上。有两三个人从吉普车里拿出一个大包袱，摊在众人面前。里面有盒饭和水壶。大伙儿取过盒饭打开。

“喂，谷山君还躺着哩。”

不知谁说了一句。在刚才一群人被击倒的地方，还躺着一个人。

“谁过去把他弄起来吧！谷山这小子，还在为他的出色演技陶醉哩。”

队长脸上浮起一丝苦笑，他命令队员道。

“真拿这小子没办法。”

坐得离谷山最近的濑户政昭朝谷山走去。他的手臂上戴着副队长的标志。

“喂，演习已经结束了。快起来！社长，不，队长命令的。”

濑户伸手推推谷山。谷山侧躺着的身體一下子仰面朝天了。

“怎么了？”

濑户的脸突然变青了。

“不好了，队长！不，社长！谷山流着血哩。他死了！”

濑户叫道，并抱起谷山。谷山穿着的迷彩服的胸部已经被血浸透了。

“你说什么傻话呀！咱们演习用的都是假手枪，怎么会死人呢？没准儿是他为了更加逼真，从街上买了点蕃茄酱抹

上的吧，连你也被他的伎俩蒙住了。”

队长站起来走了过去。他根本不信濑户的话。

“喂，谁把急救箱……不，去医院，不，快与警察联系！”

濑户的话已经颠三倒四了。

“濑户君，算了吧，你还是一方的队长哩！”

队长不满地看了濑户一眼，坐到谷山身边。

“喂，谷山！玩笑别太……”

队长的话说了一半，脸像霜打似地也变白了。

“谷山，谷山君！”

队长两手颤巍巍地解开谷山的迷彩服的扣子，衬衫上的血块立刻流到地上。解开衬衫，里面的肉已被打烂，内脏都露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队长看着自己满手的血，呆呆地站起来。队员们都走了过来，全是一副茫然的表情。

“是谁带了真枪到这儿来？”

队长严厉的目光扫视着队员们。

“谁那么混蛋！大伙儿都只带的假枪，不会带真枪来吧。”

很快就有人否定道。

“什么也别说了，再各自检查一下自己的枪，也许是谁不注意，把真枪带来了。”

队长命令道。

“明白了。”

“可要是都没有拿真枪来，这事儿该如何是好呢？”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这些穿迷彩服的队员，全都是北日本电子工业公司的职员。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战争爱好者集团，社长太田敏郎是队长，常务董事兼技术部长的濑户政昭是副队长。这是一个爱好战争游戏的团体。

这个团体是社长为了让职员们从每天紧张的研究工作中解脱出来，首先倡议发起的。

在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里，这种战争游戏悄悄地流行起来。于是，出现了为这些爱好者提供军服和假枪的商店，生意还特别好。在这些爱好战争游戏的人里，有不懂得战争的年轻人，也有从前参加过战争的老人。

北日本电子工业公司的这帮战争游戏迷里，上述两种人都有。

他们约定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穿着迷彩服，分乘吉普和卡车，在岩手县内，当然也到较远的青森或北海道等地进行演习。演习中他们还支起帐篷，成立前线司令部，不光有枪战，有时也埋藏地雷，训练使用探雷器起雷等等。演习所需的武器全是从东京的陆军商店“战斗”处购买的。那些武器除了不能发射实弹外，其重量、颜色、形状都同真的毫无两样。到了选定的作战地点，他们便分成社长太田队和董事濑户队对战。演习之前，他们划拳决定那天的胜队和负队。担任负队的最后必须被全部消灭。今天，太田队长这个队是负

队，谷山是负队里的一名队员。

这种战争游戏最早是由太田社长的一位朋友建议的，那位朋友曾在防卫大学呆过一年。那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

濑户不懂得战争，他最初对社长的提议仅仅只是附和。但当他来到原野上，像真的一样端着枪射击，看见对手们一个一个地在他的枪口下倒地，他心里充满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感，并且使他的整个身心都为此陶醉。

这时的他已经完全变成了战争游戏的俘虏。其他未经历过战争的职员也同濑户一样，热衷于战争游戏。每一次演习，他们都要去琢磨更新的战术或如何使演习更为逼真等问题，以训练自己的想像能力。演习完后，他们还评选谁的主意最好，然后颁发最优秀奖和一笔奖金。因此，大伙儿谁也不会相信有人会杀死谷山。

“我们用的枪都是假枪。”

队员拿着各自的枪来到太田社长身旁。太田将队员们的枪挨个儿检查了一遍。

“那队长的枪呢？”

其中一名队员提出了疑问。

“我的枪当然是假的了。”

太田取来自己的机枪，扳动扳机，射出的是模拟弹。

“现在只剩下濑户董事的枪了。”

大伙儿的眼光都集中到濑户身上。

“我的枪也肯定是假的，演习之前还仔细检查过哩。”